

94212/1501

编 辑 说 明

从此辑开始，选载一些本县解放以后的史料，如禁烟、征粮剿匪、劳动就业、种病防治等都是；人物方面，则介绍了一个健在的老红军。《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情况》一文，是程尊汉先生的遗作，程先生有较多生活经历，且热心撰写资料，方致力于所定写作计划，遽尔溘逝，这更使我们深感“抢救”史料之不可或缓。《兴国中学记实》一文是第四辑《私立兴国中学简史》的补充，为了发展教育事业，较详细地介绍一点解放前私人办学的情况，是会有一定意义的。当前书法学习，颇受重视，《范字及其他》粗略介绍了隆昌的范家书法。所载篇章，愿都能留存信史，教育后代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一定作用。编者多有未逮，端赖群众匡助，并多赐稿。

1985年11月

目 录

老红军游击队干部蓝澄清事迹·····	杨祥文	1
隆昌县名兽医张国平事略·····	蓝家灿	8
陶颂辛生平点滴·····	刘肖夫	13
解放初期隆昌禁烟记实·····	张承锡	18
云顶乡征粮剿匪工作回忆·····	杨存道	23
解放初期劳动部门的工作——回忆第一个五年		
计划的劳动就业·····	蓝鸿章	27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情况·····	程尊权	40
解放初期隆昌县中等学校的情况·····	余自炯 谢国安	46
兴国中学记实·····	张隐秋	55
隆昌县川剧团的建立与发展·····	秦自谋	60
隆昌歌唱团体简史·····	戴 芬	71
范字及其他·····	赵嘉祯	81
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		
隆昌水肿病防治杂忆·····	林贵华	86
解放前隆昌的花纱疋头丝绸百货业概况·····	罗舜章	91
我在四川省保安一旅一团起义始末·····	龙锦春	96
补充和订正		
对《解放前的隆昌师范学校》一文		
的补正·····	林贵华	101
蒋玉康来函补正有关蒋意诚的记述·····		103

老红军游击队干部蓝澄清事迹

杨祥文

蓝澄清，外号人称蓝瞎子，隆昌县石燕桥人，1905年出生于贫农家庭，年幼父母双亡，为生活所逼，曾到油坊沟黄某所办碗厂、煤厂当童工，后又被迫当兵。从小受尽官僚、地主、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。他原名蓝家胜，因不满现实，欲求变革，愤然改名蓝澄清，系取黄河尚有澄清日，穷人岂无翻身时之意。

盼望已久的翻身之日终于到来。1935年和1936年春，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一、二方面军先后经过川滇黔边境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蓝澄清听本班新兵李德廷讲，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，官兵平等，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队伍，非常敬慕。他又转告挚友刘少成，三人在士兵中秘密串连，拟弃暗投明。1936年端阳后的一天，十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珙县底洞火烧滩秘密集会，喝血酒，盟誓愿，拟订了行动计划，进行了严密的分工，推举蓝澄清为武装暴动指挥。当晚杀死排长，打走连长和乡长，俘虏了乡大队长，缴了乡大队的长短枪33支。起义人员180余人，携迫击炮两门、轻机枪三挺、长短枪百余支，粉碎了敌军的追击，翻山越岭，奔赴云南，参加了红军。

这次暴动是川南民主革命时期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武装起义，已列为中共宜宾地方党史大事。

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决定，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第三大队，派曾广胜任政治指导员，何东涛任军事指导员，任命刘少成为大队长，蓝澄清为副大队长。

起义部队的同志基本上都是穷人出身，经过党的教育，忆苦思甜，阶级觉悟迅速提高，士气振奋。1936年8月在区凤坎战斗中，纵队与敌持续激战，蓝澄清同刘少成要求杀敌立功，为劳苦人民报仇。他们带领战士，上起刺刀，冲进战场，英勇杀敌，势如潮水汹涌，不可阻挡，打得敌人丧魂落魄。这样粉碎了川滇敌军“会剿”，使纵队转危为安。

九月中旬，游击纵队在渣泥坎遭到滇军三个补充中队和两个地方民团的追击。纵队决定且战且退，待机反击。退至大河坎，蓝澄清同刘少成奉命正面出击。他们带领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勇猛冲杀，与兄弟大队协同，打垮了敌人。三大队缴获龙头马枪六支、扳三响两支。

纵队转入毕节燕子口，得悉杨森由四川购进一大批物资，由师长夏炯带领护路大队（两个连）押送黔西，刚离燕子口不久，指战员不畏疲劳，强奔截击，打垮了护路敌军，缴获马驮五十多，子弹十二箱，物资百多挑。敌133师急派一个加强营追击，这个营使用一色的白克门，仗恃武器精良，气势汹汹地朝韩家湾扑来。蓝澄清同刘少成、曾广胜率命阻击敌人，掩护纵队精退。他们见敌人蜂涌而来，悉数往溝壁怒火，待敌森近，一声令下，枪声、手榴弹声、冲杀声响成一片。骄横之敌遭到猛烈打击，丢枪弃弹，狼狈面逃。敌不甘心失败，用卑劣手段，押着无辜群众前面开路，象急红了眼的疯狗扑上山来，发起了第二次进攻。为了不误清解

众，大队让出了原占阵地，退到后山。敌以为奸计得逞，忘乎其形，又向后山猛扑过来。大队避开群众，击敌前队，毙敌数人后乘势冲杀。敌招架不住，狼狈逃回燕子口。这次战斗毙伤敌三十余人；缴获白克门机枪八挺、步枪三十余支。以后战士们欢唱：“游击队，真勇敢，打仗不怕暑和寒……打开大湾子，袭击燕子场，缴获军用物资数十驮，打得杨森莫奈何。”

蓝澄清在多次战斗中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，于1936年11月4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这年冬天，蓝澄清在叙永玻璃坊碰到了赵文海，——他原是绿林兄弟，主动要求加入红军，入了党，被特委派回黔西北开展斗争——蓝澄清送给了他近两个班的武器装备。以后他们战军阀、斗土豪，发展成了几百人的贵州游击支队。

反动派对游击队恨之入骨，1937年初，疯狂地发起了大规模的“三省会剿”。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，战斗十分激烈艰苦，几经浴血奋战，粮缺了，弹少了，转战到海子坎，千多人的游击纵队仅剩百余人。当时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身患重病，行动艰难，抬他的人也被打散。蓝澄清见状，派人将刘复初背走，亲率一班人阻击追来之敌，掩护纵队突出重围，撤进了大雪山。敌军紧追不舍，遍山搜剿，纵队被打散，刘复初被俘送泸州关押。

蓝澄清潜入泸州，派通信员张少清去监狱探望，刘复初指示，隐蔽下来，等待时机。1937年底，国共达成合作协议，经党营救，刘复初出狱，去武汉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汇报，接受了招集旧部的任务。1938年春，蓝澄清接通知去泸州，当时与我有联系的国民党旅长许剑霜告怀

他：国民党表面上与我联合抗日，不便公开杀害刘复初，但已密令叛徒王逸涛（原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，拉了部分队伍叛变投敌，被国民党重庆行辕委任为剿共专员）寻踪暗杀。蓝澄清急去古宋刘家报信。

刘复初立即同蓝澄清到许剑霜家密会，因王逸涛等叛徒不认识蓝澄清，便派他返边区执行武汉办事处分配的任务，刘复初等由许剑霜陪同去武汉转赴延安。

1938年3月下旬，蓝澄清衔命返边区。途经叙永河时，惊闻噩耗：游击纵队政委龙厚生，参谋长曾春鉴，大队长刘少成等人为了避开敌人的清乡，去水田寨隐蔽，不料曾一度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土豪郑跃东等人见纵队失利，为巴结三省军阀部队，竟忘恩负义将他们杀害。蓝澄清异常悲愤，返边区执行任务更加艰难。

回到边区，见游击纵队遭反革命“围剿”屠杀后的幸存者中，有的已解甲归田，不愿再过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，有的已怀着不同目的进入了敌伪军政机关。几经周折，在镇雄罗汉关上找到了原任过游击纵队参谋长的胡志坚，蓝澄清把刘复初写的信交给了他。他说他刚打入敌军，拟相机而动，不便抽身，便介绍蓝澄清到大雪山后天坪找邓楷。到那里蓝澄清又见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何东涛，经他介绍又联系了威信郭家坟的殷禄才（游击纵队云南支队长）、古宋的金燧（游击队川南支队长）、兴文建武的罗海云和江安红桥的李根武，他们均各掌握有一部分同志在活动。大家齐聚后天坪，蓝澄清传达了上级的指示，招集旧部，重振旗鼓，根据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，注意革命方式，继续坚持斗争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游击队又恢复到近千人，举起抗日后援军

的旗帜，继续战斗在川滇黔边区。

1939年6月，蓝澄清带领一支部队去惩治土豪劣绅张学栋，不幸血洒大塘口，左肺被子弹贯穿，左眼被弹片打伤。1941年伤口治愈，可恨身体残废，左眼瞎了，——蓝瞎子的外号即由此而来——想继续随军战斗已力不从心；但他那颗革命的红心促使他不能停止为党工作。经战友计议，他以经商贩卖为掩护，搞侦察联络。

蓝澄清在负伤治疗时，曾通过地下交通向组织汇报，也曾收到刘复初从延安寄来的回信。以后因战争和敌人破坏，与党的联系中断。组织上并没有忘记战斗在白区的游击战士，1946年，党派中共川南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廖林生到边区联系，他曾同蓝澄清见面；但在白色恐怖的严峻情况下，双方都谨慎从事，未敢轻易亮相。1947年廖林生被捕，蓝澄清才确知他是自己的同志，但要联系已不可能。国民党派叛徒王逸涛来认人，因王不认识廖林生，即以“共党嫌疑分子”对他继续关押审查。蓝澄清抓住这个机会，秘密串连四川同乡会的乡亲联名具保，证明廖林生是好人，当时威信县长的儿子是他的学生也可作证。廖林生被保释出狱后，鉴于白色恐怖严重，迅速离开了边区。蓝澄清未获机会与他见面和党恢复联系。

蓝澄清联络的几支游击队，有分有合，零整结合，长期机动地转战在川滇黔边区，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，打击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地方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，弄得反动派惶惶不安。国民党报纸曾惊呼：“共匪刘复初（实际早已离开边区——笔者注）率领残部在川滇黔边区扰乱社会治安。”又说：“刘复初策动赤匪殷禄才扰乱后方秩序。”他们视游击队为眼中钉，多次调派重兵“围剿”，仅对云南支队就进行了六

次“围剿”，前五次都被打破了。1947年春，敌整编79师、航空特务旅七团及边区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数万人去“围剿”，因寡不敌众，支队遭受挫折。支队长殷禄才打到剩一粒子弹，怒视敌人，饮弹自尽。许多干部战士被打死打伤，抓俘杀害。其他几个支队也被凶恶的敌人破坏。

游击队在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面对数倍、数十倍于己之敌，坚持十余年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，虽然失败了，但其英勇奋斗的精神，却永远留在边区人民心中。正如金燧烈士就义前引吭高歌的：“生无奇策安天下，死留正气照乾坤。”

1949年底，川滇黔解放了，敌人不甘心失败，组织匪棚，负隅顽抗。蓝澄清不顾身残体弱，主动为我剿匪部队当参谋。边区有几个县都希望他去，因他地熟人熟，有较多的有利条件。土匪恨之入骨，纷纷扬言：“要抓住蓝瞎子千刀万剐。”高县匪首朱德超带匪徒四百余人将他包围，不但没抓住他，后朱德超反被擒处决。土匪攻打珙县上洛，也没抓住他，竟把他妻子抓去捆绑吊打，准备杀害，幸亏解放军赶去救了出来。夫妻二人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，立了新功。当时抓住了参与吊打他妻子的匪徒，拟在逢场天处决，杀一儆百。蓝澄清胸怀阶级恨，不记私人仇，不仅劝同志们宽大了这个祖辈都是劳苦人民而受蒙蔽的一般匪徒，还引咎自责：“劳苦人民受骗当土匪，说明我的宣传教育工作搞得不好。”其豁达胸怀和高尚风格，使匪徒也为之感动，决心从新作人。

1950年底，蓝澄清因身残体弱，工作过度，积劳成疾，被战友抬回洛表疗养，离别了亲人解放军。

蓝老已八十高龄，受党和政府照顾，现在家颐养天年，笔者前去拜访时，他拿出去年在遵义和刘复初廖林生等革命老人的合影给我看，话及当年，感慨万千。他缅怀那些为人民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同志。他说，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凝成的壮丽史页，边区人民正在编写，不久将在昆明开会定稿，游击队的光辉事迹和革命烈士的高风亮节，将会激励人民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勇前进！

1985年2月采访整理

隆昌县名兽医张国平事略

蓝家山

兽医张国平，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戌时。母亲黄氏，生五子二女，他最小。世居隆昌黄家场车狮桥岩湾。已是四代家传兽医，四十年代初期，就已在黄家、牛佛、庙坝、双凤一带医牛很有名声。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（农历正月初十日）午时歿于岩湾家中，终年八十四岁。

建国后，他在县、区、乡人民政府领导教育下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新中国，热爱新社会，热心为人民防治猪牛病。一九五〇年，他积极组织黄家地区的民间兽医，成立护畜小组，开展护畜活动。一九五二年成立隆昌县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时，被选为协会主任，评为隆昌县农业劳动模范，出席隆昌县第一次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一九五三年被评为泸州专区兽医模范，出席地区农业劳动模范大会。是隆昌县第一、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隆昌县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政协委员。一九五八年任双凤公社畜牧兽医站站长。一九六〇年黄家区建立畜牧兽医中心站时，调他任中心站站长。一九六三年到宜宾农校中兽医训练班任中兽医教师，教授中兽医牛的骨科、产科诊断与治疗技术。一九六六年中心站撤销后，到工农公社畜牧兽医站当兽医。一九七八年退休，仍住站处方。为群众猪牛和人治病。

张国平是祖传兽医，他医牛病用草药技术是其父所教，父亲张明山，号车定，是黄家一带有名草药兽医，长于骨科、针功，常用草药针灸结合治疗猪牛疾病，他生于清同治元年，死于民国二十七年，享年七十六岁。张明山兽医技术系舅父陈世华所教，陈也是黄家牛佛一带名医，以医牛为业。陈青年时，又随舅父杨祖寿学艺医牛，杨也是当地一代名医。

张国平九岁入私学启蒙读书，曾学《三字经》等，粗识文字，一九一二年他十二岁时辍学，随父学医，初学洗口、开痧、拔针，继学诊病处方，开始读《神农本草》、《牛马经》等书。十六岁方单独出诊医牛，至临死前行医六十八年，他喜用草药，结合中药针灸。建国后，随西药、新药的发展，才中、西、草药结合治疗兽疫，一般牛病以中草药为主，猪病以西药针剂注射。他对草药知识渊博，经验丰富，药性纯熟，用草药治疗猪牛病效果良好。一九七三年黄家区各公社在开办大队兽防员训练班时，曾总结其用草药治猪病经验，印为学习资料，分发学习，他还在工农公社训练班上，亲自讲授认草药和用草药技术，特别介绍他用草药治猪病验方，如治猪肠炎拉稀病，用刺梨根、过路黄、现鸡尾、马齿苋熬水喂，效果显著。又如猪大便结燥，用水泡干、牛儿大黄、生蓖麻子（捣细）、生芝麻（捣细）、大柑子根、通花根、吴茱萸子根等研细喂猪，疗效很好。还可用水泡子捣生猪板油喂，疗效也很好。又如猪子宫脱出，他用天丁、地丁（即皂角刺、蒲公英）、蓖麻子根、蜂糖、麻油作内服药，另用蓖麻子叶，螺蛳水作外洗药，即可治疗。还可用水泡蓖麻茎上白灰，作洗洁后的子宫体脱出部位的敷药，效果都很好。

建国前，黄家、牛佛、庙坝、双凤一带糖房，都用耕牛推稿榨糖，每年牛进糖房后，各糖房的牛病防治，都请他承包或治疗，因此，从牛进糖房起，他就到各糖房巡回检查耕牛健康，有病治病，无病指导防病。这一办法为建国后畜牧兽医系统建立牲畜槽保健制度奠定基础。

张国平在清皇朝时代度过童年，青壮年时期即专心致志学习兽医技术，经二十多年兽医生涯，虽已有声誉，受到糖房和育主的好感，但终究是“牛太医”，被人轻视，社会地位低下，经济收入只能够家人糊口，不时还要受地方上封建势力的欺凌。建国后，他经常向兽医同行谈：“好得新中国成立，共产党来领导我们，兽医才翻了身，才有我们的地位。”所以他一生是热爱共产党，热爱新中国，听人民政府的话的，对当一名兽医，能为人民服务，为生产服务，感到无比光荣。一九五〇年政府号召搞好护牛，准备土改，他就串联黄家地区一带兽医同行和徒弟到本区各乡政府联系，建城乡护畜小组，即自带口粮，不要报酬，挨家逐户检查耕牛健康。入冬后，瘦弱牛、死牛相继出现，他针对情况，又逐户指导堵风洞、丢窝草、披蓑衣、喂热水、喂御寒促消化药物等冬季护牛措施，县曾系统总结他们的经验，指导全县护牛工作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。一九五二年，夏秋季猪病严重，上级提出搞“三猪牛圈”活动，以消毒杀菌，他就带领全区兽医自带钱粮逐户去用石灰浆刷猪牛圈，受到区、乡政府重视和表扬。一九五三年，他任兽协主任后，想要更好地适应防治兽疫需要，县协会和区分会都要有药房，才能满足医猪牛药物，他主动与领导部门商议，发动会员集资，每人二元，他首先带头交款五元，迅速把药房开办起来。一九五五

年隆昌县开展“无猪瘟县”工作，全县开始搞市场、屠场、交通运输检疫，他以半百年龄，每逢二、五、八逢场期间，天刚发亮即带头上市检查，从而带动了其他兽医人员认真负责搞好检疫工作。一九七八年他退休后不回家，要留在站内，按他的说法：“我退休了，只要没有病，还可以给人民服点务嘛。”只要畜主到站报疫情，遇站内无人时，他就详问病状。开出处方，叫畜主拿药回去喂，如路远，他就亲自前往，直到一九八三年冬天他已重病住院医治，还经常有社员到病床前请他开药方医猪牛病或人病，直到他临终前仍不放松以兽医技术为人民服务。

他的医疗作风严谨，对兽医工作认真负责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間，他组织民间兽医护畜时，坚持按农协会（村）登记喂牛户名单，个个牛圈，头头耕牛都必须查到，有人劝他不顺路的就不去，他坚持查完不漏，下雪天，披蓑衣，徒弟们要求早点回家，他坚持到天黑才回。一九七六年团结公社四大队七队刘家湾牛得急病，他已七十六岁高龄，一听牛是急病，他立即拄着手杖前往治疗，把牛医好才回站，一九八〇年九月，斧光公社八大队白庙子生产队牛得急病，队里派人请他去医，不顾天雨路滑，立即拄着手杖前往，半路上才遇到生产队派来的滑竿，也是守着医好才回。

他认真传授技术，发展中兽医事业。一九四七年他开始带徒弟，传技术，先后培养中兽医十四、五人，现在他的弟子已都是各畜牧兽医站的骨干，有几人已是兽医站长，有四人 是县、区、食品部门的主要兽医。工农乡畜牧兽医站站长，曾跟他学艺多年，当站长后，医急病重病牛回站不谈情况，他就要批评，他详细查问后，发现查病不细，辨症不明，用

药不当，就要严肃批评纠正，还经常告诫站内人员：“新病在增加，群众要求我们医得更好，我们兽医要医到老学到老。”一九七三年黄家区各公社兽防员训练班上要传授草药技术，站内兽医有人不感兴趣，认为多此一举，他就反复讲用中草药的意义和作用，鼓励大家发扬这个宝贵的医学遗产，减轻群众的负担。

他生活俭省朴素，厌恶奢侈浮华。性情耿直，厌恶卑鄙逢迎。好听川剧，对历史上的忠奸良莠，感情鲜明，他常以历史人物来教育弟子忠于事业，忠于人民。

陶 硕 辛 生 平 点 滴

刘 肖 夫

陶硕辛先生，是隆昌著名民主人士，他知识渊博，为人们所敬重。

陶先生乃军人出身，曾任川军黄秋侠旅之旅参谋长，参与过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泸（州）顺（庆）起义的活动，支持过革命。当时与刘伯承将军有较深的交情。后先生又作过兴文、长宁及西藏玉树等县的县长，因其患肺结核之病，遂卸职离去，回到故里隆昌。

陶先生回隆后，曾作过县参议员、惠昌钱庄董事长、救济院院长、医协负责人和业余京剧团体金声平剧社社长等等，为桑梓服务直到解放。解放后曾担任县人民代表、剿抚委员会委员，又被选为副县长。先生于一九六〇年病逝，享年六十二岁。我与陶硕辛先生，乃是戏友和诗文之交。

隆昌的“百科全书”

陶硕辛先生不仅仅是当过武职的军官，文职的县官，而且也经办过金融及工商事业，对社会救济和医药卫生之事极为热心，他对中西医颇有研究，能看脉处方为病人服务。同时还有高雅之风，如诗词、金石书画之事，他无一不会，京、川戏剧、歌唱曲艺等玩艺，也无一不懂，他本人就是一位能打会唱的京剧票友，也是业余京、川剧团体的主持

人。

我记得解放之初，陶先生同一些青年人一起唱革命歌曲，他能指出某人唱歌的某一句或一字的音律不准确。便用小嗓作示范唱演，道出抑扬顿挫的味道来。陶先生对四川清音、扬琴、竹琴、琵琶、三弦及喷呐等小玩艺也很内行，并能讲出各有不同的味道和特别之处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对天文、地理、中外历史以及哲学等书，是无书不读；社会上三教九流之事，也是无事不晓，确是一个门门会，样样通，知识渊博，多才多艺的人。

很多朋友称他是“字纸篓”或“多宝道人”，我也认为，陶先生的确是博学多才，可算得是隆昌的“百科全书”之一。

热心于戏的革新

陶先生对京、川剧颇有研究，经常谈到旧戏要改革创新。他曾指出很多传统戏不够健康，如词句陈旧或不通，有的情节不合逻辑等等，并鼓励我在旧戏目中搞点革新。

我还记得，隆昌首次人代会的一个晚会中，我和王小波同志（陶先生之婿）演京剧《打渔杀家》，陶先生事前与我研究，示意我要加几句“反霸”的台词，以增强“反霸”的气氛。为此，我在《杀家》一场中，除保留原词外，加了加下几句台词：“你这老贼，勾结脏官，私设渔税，不管河下有鱼无鱼，都要催讨渔税，若不除掉你这恶霸，我们穷人有活命之路可走吗？看刀！”当时博得一片叫好之声，陶先生也感到满意。

还有一事，更说明陶先生热心于京剧的继承和革新。那

是一九五〇年，隆圣企业公司结束之时，我正准备回重庆另行就业，陶先生便劝我留隆，要与我合作办一所京剧幼校。

陶先生的计划是：（一）利用朝天寺救济院地方为校址；（二）挑选救济院一批孤儿（包括男女）为学生来源；（三）其经费除报请人民政府支持外，主要是在工商业中募集，他本人愿倾家以助；（四）教学内容，以传统剧目为基本功之训练，结合剧本之修改革新，并创作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以适应新文化之需要；（五）办学时间暂定三年，第一年苦练基本功，让学生学一些传统节目；第二年边学边演，向半自给方向努力；第三年争取全自给自足，不断扩展新生力量的培训，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；（六）人事组织是：陶先生自任校长，要我当教务，并外聘教师多人（包括李愚樵为琴师）为骨干，只要大家辛苦三年，幼年京剧学校就能在隆昌开花结果。

以上计划，曾经几度商讨，得到当时县委书记罗枫奇、宣传部长郭成圩和工商科长施朝尹等党政干部的支持。殊知在清匪反霸运动中情况有所变化，一时未能把京剧幼校办成，深为憾事。因办剧校未成，陶先生将我介绍在义大煤矿就业，这也表明陶先生很重友情。

爱护集体，助人为乐

陶先生为人和蔼，无论在职在闲，都平易近人，乡下农民也喜欢和他摆龙门阵，从不拿官架子。他爱好京剧，从一九三三年起，就和其他爱好者一起，办起了隆昌业余京剧的团体——隆昌己巳友集，后与业余川剧玩友相结合，改名“平